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玉山房稿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鰲

謄錄監生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

集玉山房稿卷九

明 葛昕 撰

書

任養宏寅丈

知己云遠勞思良切忽接手教備稔起居清吉尊翁老  
先生康強福履天倫樂事真令人可想慕此豈以三公  
易者哉吾丈可謂高蹈完人矣弟碌碌一曹外不能卓

有樹立以報國恩內不能承懽朝夕以娛親顏進退維  
谷無足齒道門下其何以教我俾蚤得稅駕計也再遲  
二月具疏乞身或者人不復罪我為怨望乎頃者酬勞  
吾丈不以為獲報之薄而顧為弟他有期冀且感且慙  
耳依依欲言冗極不盡

田南原公祖

福山郭似山翁年伯祖蒞官風裁忠介居鄉長厚儉朴  
一身而係世望九十餘年矣武公雖耄兢抑惟勤異數

方加溘焉不祿蓋朝紳舉悼痛之鄉邦後生可知已所  
有恩卹章疏伏乞台慈留神速為玉成上達奚直翁家  
存歿胥感鴻施已哉近來大老歿後有司率故為裁抑  
以干譽奸民或亦自有取爾者然決不可加之此碩德  
名公家尤望老公祖威靈有以懾消之非翁家子弟有  
所懇言蓋偶有感觸云爾也萬惟心照臨楮依依

周明宇公祖

署中辱愛日久每幾日離索輒覺悵念乃一奉別忽焉

改歲馳慕蓋可知已使來遠承記念言言真切是日前  
弟夢同丈笑傲金山之阿而明發即接手教其果神交  
耶恭喜新命豫州士子何幸得徼福門墻沐絳帳春風  
之化徒令海岱章縫引領振鐸而怨慕之無已也大明  
川上之約又必須開府方伯而後可踐乎顓竢弟本碌  
碌以椎魯不能隨圓之質丁諸君子喜為新奇議論之  
會蚤負大工免敗亦幸薄勞自有當首叙者弟亦叨沾  
被出分涯矣門下不自以為報酬之薄而顧轉念弟叨

受之未渥乎何日握手道此積懷千里惠德令人感慙  
即日挑浪漣漪幸望大河鼓鼙前進以慰諸士之亟登  
龍者

巡視穆道長

久仰大雅末緣躬晤敝僚吳丈望議以船戶多領運價  
也省疏據樊鏞璽告十四年春迄十月船戶以二十一  
萬磚冒領二十五萬價信有之則千重辟波及主者亦  
宜也乃對收簿全無影響七八月間即收船戶磚三十

九萬八千有奇扣先領預支四千二百餘兩彼之刁辭何所據耶又陽山新立磚廠非比舊有積頓者今在廠半段碎磚見有數千而船戶自石壩轉輸交廠數一百九萬有奇與壽宮收車戶數正相符合則無毫髮獎昭然矣茲工未停止船戶未有截狀不復領運何謂多領運價耶若以預支未扣完為說則內外何工無未扣預支况此奉欽依預給原非漫發私領也仰惟台慈持法平明伏祈光照覆寃明以鋪之刁潑傾險聞則大工清



楚衙門體面有仗尊庇多矣曷勝戴德若車戶腳價年  
來雖增減出給實各照議定會估亦無可議且省叅語  
亦原未及之似總可略也統惟門下裁察摠謝不盡

王明野侍御

久踈候問懷仰良切使來辱手教注念殷殷且感且愧  
顧腆貺其曷克當也敢敬憑使附謝日前為徐李剖悉  
功罪大疏時雖未見施行而公論甚多之古人有重諫  
草者矧已盡道吾所欲傾吐於朝廷之上乎今疏何事

政府止之豈以其言過讜有難覆議乎主上嚴明內外  
屏足而立調停了事主上且忌疑之大非昔比王荊老  
意在必行矣時事真有難言也張錦衣救李撫臺已即  
示之罰迺於叙功中猶念之而波及其叙之者政府力  
救不能挽回付之長嘆已耳諷諫婉諫其尤在直諫之  
右乎夫立於殿陛之下與至尊爭可否是非固有言責  
者職鄙意謂忠良一道亦必度其果有不容已者而後  
言之斯為有益也此兩端門下以何者為近是願言一

擇焉不任至祝

路鳳岡太守

偶接科郎報令人怏怏神索者累日使來再讀手教云  
云嗟乎吾輩何不幸不早生於漢唐之朝也今世講家  
以中式構謗者無論張相公後人春間王辰玉名家輩  
又蒙詔不入場門矣大臣子孫科目可疑府郡可吝豈  
將盡禁絕使不得入仕途而後可乎堂翁意亦甚好第  
勢不能不他一暫借耳惟衍中自愛是為至禱

殷洗心妹丈

復啟業將發行辱穀老賜顧深責僕與門下至親而言  
焉有未詳盡大約謂貤封有難於輕議者請封今生父  
母起自嘉靖中年然而須報其見所為親恩過而後他  
徐議之况承廕者有如武職世襲義乎吾之官由乎此  
而推恩則不然吏部亦必難之即如洗心書言或未見  
張蒲州事老師為官極品是矣高老夫人當時亞於嫡  
母亦未沾封正洗心養母今恩當先報者何為不一先

及若為他着必令老師諸門人解體且甚非洗心自為計也言極有理但以不忍下筆有難親復馳問僕直述以告舍弟暨相知二三人見皆符此誼不能不備以聞君子舉事益在萬全已有所重則人因有所輕幸猛省之幡然改念若令叔問及姑權其詞以應之可也執事但遲遲上京則微意自在不言之中矣此意僕始不欲說破乃僕不言必無人言恐至悞事不避喋喋至於舍妹仗庇獲叨封典豈直新親戚家往來之榮僕亦藉光

多矣穀老又謂上公家其夫人向不出門即以相公之  
愛徑用一袍服無不可以亦肝腸語也如何如何蓋上  
公携其二郎來京為襲博士冢器則原欲諸勳戚結親  
但以穀老與僕力勸之戊辰諸老憇恩之撫臺頻有書  
來敦之耳故宅上應命利在迅速尤不可不知此旨萬  
勿外露又禱

項玄池寅丈

日前方遣使馳候輒拜惠音及讀副言尤感所見之同

或堂翁意旨亦不出此也原隰高下異宜此奚須辨藉  
令種必成株非十年之後未可用棄見可耕之田地恃  
不可必之橐駝亦何與我新政祇徒為山主人增口實  
耳恐不如保護舊甲本身根為愈也高明以為如何然  
新舊公相代意見貴於相成至形之奏章似未便輒盡  
黑白異同語人以為一署自相矛盾有失渾厚諒兄丈  
白記堂翁必自有妙用也惟裁酌之是祝

王鳳洲司寇

恭喜考績北上祭戰且踰江干意即獲奉德教慰十餘  
年濶仰之私也迺門下資望深隆不俟既奏最而後進  
律煌然簡命已正留都台席依依斗山猶然在望則奉  
卮酒為壽併賀長公登高第其尚須特召還朝之日乎  
但老親年邁矣今某幸請出衙門謝山陵役計明春或  
始敢乞身東修覲省未審台慈何以提撕之以終夙昔  
知我之愛也舍弟藉手令器長公人謂能甄收海內名  
士幸莫大矣何敢當尊慙慙記念乎率附候臆兼謝寵



貺積欲控陳什未悉一臨緘不勝耿悵之至

黃慎軒太史

僕昨兩走候蓋欲乞名言託不朽耳不佞自都水調屯  
部經營大工也廟堂誤以會試修永陵省費而且先限  
二年竣事然此一役荏苒幾七年猥叨金綺之賜十六  
次再陞俸級頒食邸第何非殊恩乃聖駕閱工之日不  
謂復以大喜命各頒爵賞而不佞又叨與面賜花紅文  
綺蓋糜項踵不知所以為報矣或以為日昔鼎建永陵

至費六百萬今此直費一百五十萬耳坐是有當上意  
爰圖一卷真蹟欲什襲家藏傳之後昆惟太史公名筆  
敢祈一二語以徵匪妄子孫亦當感戰與此卷俱永也  
儻無我卻足仞世誼卷稿奉覽教希即擲下數日後當  
以真卷乞揮灑也踵謝不一

曾博士

京中匆匆一晤不及會令尊翁一談道所欲傾吐為歉  
宅上事乃大賢祀典有識自知重之今由廟堂而撫按

司道府無不謂然正天理民彝也而朝夕相處宜相厚者乃不然無亦夙昔之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乎此須託縉紳庠士公懇之而兄丈復致委曲私忱必求其贊成無令作梗而後可也蓋本縣根本地渠倘執別意雖撫按亦奈之何哉輒爾與兩院書移未可茲姑具易太府書亦幸時其可而投之俟撫按有他意當為專啟以白厚儀壁返照入

項玄池寅丈

即厥民極感翁丈體恤已知種種德政伏承台諭欲創  
厥志以垂永久用意可謂勤而至矣成憲足徵利賴無  
已同事者更有如前師心矛盾故分軍民豈可得哉厥  
民自身而子孫抑何幸也新修會典事多舛錯例更遺  
漏不逮舊本遠甚以成之翰林先生分局編摩未徵之  
熟掌故各部老吏也鄙意向謂此書須經六曹掌印司  
君訂証增損令異日無可指議斯稱昭代會典傳之聖  
子神孫萬世無數也語雖諄諄誰從而聽之請闢防疏

草似當徐圖工科底抄吾舊衙門昔年回祿已無存案  
若新衙門文書如勅諭至者截年繳之大內其往來公  
移止有畧節手本申呈絕不類各曹積有卷宗故即符  
驗出照四方冊符璽數亦只有掛號科條朱語簿耳請  
關防疏故無從而檢錄也匡嶽丈代索減炭節費旨并  
原疏謂欲備修誌用然則謬草其亦將採而刊之以信  
今傳後乎如爾亦足酬區區當年嫌怨不避苦心矣將  
何以為報也若壽宮紀事弟自錄題稿行稿錢糧料物

數可廿卷只堪藏家塾耳不在其位敢請為部乘乎小兒兩會課謹附覽教便中幸即大賜郢正發回使後生得有持循受愛多多又懇不盡

又

日久雖未具候起居而廠中人來輒能誦德政宛然言笑在覲惜無由一促膝抵談耳堤工為世造永利而至不必以佚道使民仁慈殆涉禪學矣雖然諸非類此其何以速仁聲如此洋溢也旱魃即虐此亦甘霖可為知

已得志顯賀成子向與窰戶相煽搆正以無丈夫在內  
善處今使軍民之長各密籬籬即上司有修釁別隙如  
往來者亦將格而不能成大譁至如兩敵不相下欲行  
章奏云云門下可謂燭破世態矣向廠商訴詰軍民私  
燒小炭似為吾官廠害吾上者亦有過聽失自重體四  
捕軍夫州民私燒炭者刑法之吾廠商果亦不自採小  
料不市易其來售者此烏得不自重越境之咎拘捉之  
苦哉蔡人即吾人矧皆編氓赤子自有保愛之父母乎

惟老丈若此洞鑒必有以默運調劑其間微舍親馮仰  
芹丈廠中亦自少事矣即果原撥地場內乏材司道亦  
何苦不換給以新場弟在吾署六年半每藏此知識一  
味為僚誼窮商謹言亦以大體宜然耳此披露云云但  
亦只及執丈丈亦未可明語諸商人也彼原諳朝三暮  
四之旨語之不將疑其不我怙哉醴漿久不入唇承惠  
即同兒曹共觴之不覺浮滿舉白陶然入薰風中矣  
言豈能悉謝什一嗣容專布



崔縱憲父母

適會錢學博談及兩院取生儒事漫為小兒業師緩頰  
請留因諭尊德意亦欲豚兒一往業已力懇代為僕辭  
謝茲再奉傳諭并示公移尤感門下惓惓無已之念但  
本生堅不欲行蓋有鑒往日書院衆聚擾攘無益且諸  
豚犬非此君在講書頗有未便似當俯聽之若小兒年  
稚志趨未定一向禁出大門戒絕交遊尤未能任遠行  
况數千里特為之延師在席日有章程督責乎語云才

須學學須靜夫以未成之學置之亂味之中不惟難博  
虛名亦恐有累實行仰惟尊慈敦行重誼乞推猶子之  
愛賜以寧靜之福是惟至祈幸終原照

周鹽臺公祖

先年敝縣止行官鹽禁民私販官鹽不敷民用揀和土  
灰沅之里甲官為追價貧民大困乃勢不能不沽之零  
販者以致無籍射利之徒數百為羣私自行鹽縱橫近  
海之縣一過村疇頭畜徑食人禾苗飲食率不還價值

各持長鞭朱棍惟所欲為邏者莫敢誰何先端肅公憂之曾與蘓鹽院公祖議濱海縣各分給鹽票票定斤秤使各行於本州縣境內而四方無籍徒始潛散宵遁廿年來人獲貼席咸以為得弭盜法永免門庭禍患矣茲聞有大賈創為私鹽妨公之議力乞裁革吾縣鹽票夫票既驗之臺端發之司府豈得目之為私敝縣去海纔百餘里何為與臨海諸縣殊視使其計行誠恐只快一大商報復且坐收重利始而困累居民繼而竊伏鹽徒

糾衆大發其貽害流毒地方可勝言哉伏乞尊慈念此  
舉有關地方大利害仍查舊例一體准令給票充課俾  
土商與官商並行盜弭民安不直富商窮民兩利下邑  
將世世感覆載生成之恩矣伏惟原鑒無他賜之施行  
不勝仰望

周志齋司馬

昨過濟上極承尊款歸來病冗有稽候謝甚歉也小价  
自京携卹典稿至謹專力馳上數年間濶一獲樞侍乃

輒承尊忘年之雅匹馬並行猶然曹郎舊誼此已足為  
感至薄暮同話洪友鶴丈家五夜不燈火而抵采石雖  
亦遇雨幸免洞龍威妬以門下慈愛其亦夙聞之為不  
佞一慰乎溽暑維時願言崇護鬱鬱佳城似應如穆卜  
在東郭外向址其果一一如尊見教者鄙意南山氣厚  
況過峽石龍亦一歸然在枕塋局果定朝北坐下原不  
為虛假山還大培否東西北隅雖各有朝山而直北似  
涉空濶於路北築一山植樹以對峙主山或起大莊房

樓臺以面此阡何如高明想自有玄解念辱下問於茲  
荒度初不敢不效其愚也惟尊裁焉

崔縱憲父母

承示鹽法議事核而義悉鹽道公祖想亦即能聽之蓋  
初以奸商云云謂因私阻公不知窮民既奉上司印信  
票而又納公稅第不如大商之專利能願使人耳豈輒  
得謂之私窮民猶吾顛連赤子也大商則四海九州之  
人就中似亦有別且區區二邑何足為彼加損况又聽

之自來未嘗禁絕之乎鹽院公祖猶願門下仗義一言  
來稿敬留即當傳示舍弟不佞行亦具一啟期共為父  
母公移憊懇之也如何如何

于穀峰宗伯

恭惟門下自抗疏歸田名流海隅尋膺內召融顯薦登  
惟眷命之日新爰正位乎台席即今中外多事議論繁  
興謂宜藉重端亮老成用定國是建大本廼門下半載  
註籍十疏乞歸必得遂請而後已遠近聞之殊切疑快

胡以行將大拜重托之身而為投簪高蹈之舉豈泉石  
念殷暫忘廊廟之憂而為肥遯謀抑亦以春宮大典主  
上獨斷猶非蚤暮可決策耶某年來辱愛最深渥仗寵  
庇歸獲旦夕倚侍老親近且有疏叩閣求遂跼伏草墊  
顧日抱殘恙雖熟聞祭戟東征不能輒任出門馳候台  
履謹遣下走代布鄙私咫尺清光莫緣奉晤悵歎其曷  
有極也緬念陽德方亨親族聚首知三竿睡覺百順駢  
集定不以五夜樞趨相易然蒼生繫望當宁側席萬惟



為國珍崇用迓天寵載衍螽斯敦我世誼某臨風不勝  
仰祝跂慕之至

崔太府公祖

敝省瀕海各府俱准行鹽先大夫於隆慶三年懇蘇直  
指公祖為敝府瀕海州縣俱為之所而荒邑亦在議中  
矣茲忽鹽票幾停乃得竟復如故非藉門下寵靈何以  
得之感戢感戢第官鹽引云云果得大商終不下邑則  
土商之願領代辦官價何疑何難引數多寡尤望台慈

的有裁酌鹽票後時難行須如尊議得總請發竟貽地方永賴之利奚但二三土商將孤村小民向受鹽徒擾害者皆世世戴德無斁矣謹為闔縣小民稱謝不盡

又

崔邑公甚有大造於敝里如發奸摘伏弭盜安民皆無暇論即今審編一節博訪獨斷蒿目矢心上下戶則人人咸稱平明今已審完有日帖示戶則草榜又手編差徭聞亦各有條理矣特尚未明開榜文赴台下用印耳

頃以被論灰心往事即欲焚其審冊生輩士民力勸姑  
留適聞有文書請官重審蓋誠出於情之無聊顧竊恐  
為地方滋大擾費為本公增出多事豈但倉卒審編萬  
無今妥當事體已哉惟門下視百姓如赤子即不獲為  
地方留大賢尚可為賢者永地方五年之利伏乞慨發  
尺牘以感觸之強其完事如何如以必非人情幸勞簡  
重老成不阿上官者只接完其編差免闔縣幾萬窮民  
又赴縣擾費一番則陰德當彌滿平昌矣劉二府公祖

叱名致意不盡

吳鳳城寅丈

一署數年心膽相照意者不佞與執丈屈指海內無幾也聞丈自入首司持昔方正清苦之節與印君漸有杓鑿至一差不獲領此自當令識者起敬乃印君突加三品想城工應不比尋常乎仰惟丈範我馳驅曾未見周旋如人而茲亦叅知大藩得行吾所學應亦未偶於此大藉於彼足徵公道尚有未泯者可為正人賀已敝里

去廣川纔百里公車往返茫然莫專一起居踈罪焉文  
顧以丈翩翩雲達異時有便倘枉過故友於衡門之下  
否顙仰顙仰長君昨年已入試人咸津津誦兄之有子  
不佞長小兒碌碌如前次兒以多病尚未能出一補博  
士弟子員師叔其何以策勵此落落猶子而迺進而語  
之又罷之以嘉惠乎率此附謝更乞至浙之日他有以  
嚴規之推惠新時義幾種遠荷注念腆錫深切感戢外  
具菲儀愧不成享伏惟麾存至祈不盡

馮琢庵宮諭

忽接來札報訃令人五內俱裂先是只聞弟婦病甚亟欲遣賤眷視之乃內人就道動不得截然便行廿四日家中聞吾弟亦病叩之京差人云病過七八日已小愈因出弟書相示外尚見有書三函心竟惶惑即先令弟睨弟晤馳往廿九日康丈寄書心動魂飛甚驚怕人而可恨二家僮又交口說病已出汗廿四日已能飯食弟因亟遣豚兒馳來嗟嗟豈謂空有親骨肉奔馳不見藥

物一切後事竟托之異姓兄弟耶側聞孤姪寄養於仁  
兄宅上第一念及心痛欲絕毒哉夫吾弟生平有何罪  
惡而使之至此極也老親在堂弟不能奮飛出門恐河  
水凍尤望兄與泉臯仁丈亟為吾姪尋原乳母護之東  
來其弟柩及病婦俱當早遣登舟遄發以慰弟一家洒  
淚倚閭之望頭暈手顫不盡欲言北向百頻至祈至禱  
容申謝

鍾礪山公祖

恭聞簡命方喜為仕路彈冠輒悵為窮黎失庇蓋自臺  
下守濟德政聞澤更僕未能縷數辱承下問竟復敝縣  
田糧之大畝抑刁猾請地以科差此永賴之利人人知  
感而誦之將及世世無數若却有司之奔競斷鄉官之  
分析矚然介守確乎定見何莫非地方無疆之庥聲聲  
足永無窮之聞者迺本省藩臬長胡不可借而之他方  
哉然福星分照有地行止非人能尼敢祈轉保釐我東  
土以終惠綏誠通省之至望也聞將戒行路迂不能躬



申賀私謹肅下走代致區區惟尊照存顙仰不盡

胡璞完中翰

日前勞公車迂道過敝廬賜奠亡弟生死交情存歿啣  
戢乃匆匆中不能先知殊失款候迄今念之不無悵歉  
不佞被求全之毀極矣惟我門下憐僕心事聞亟向列  
公剖白知已鴻私其將何以為報也風便率此馳候且  
謝不盡欲陳北望感泣

楊磐石密雲

不佞與老丈地接界疆誼聯世講仰慕大雅於今有日  
矣頃為舍姪如鳳議姻事不量述久要問之門下幸荷  
不鄙慨賜俞允遠得佳報曷勝忻愉當即摳趨走謝第  
道途修阻更兼老親在堂不敢輕出門戶謹遣下力代  
布戢私具有輶褰聊表微忱伏惟麾存外馮王邢郭四  
丈書希惟照入

成衡齋父母

側諭監司公祖有風士民助修城工議誠亟亟為保障

一方良圖茲敬擬具銀百兩穀百石磚萬方人夫三百名用佐公需敢請尊開工日期并收納前具處所惟之以明詔之上司欲急修城及倭賊先聲不審已揭示詳諭小民否惟臺下裁察焉欲言不盡

徐薦所公祖

數年契濶一旦藉庇恭聞德政焜耀正以未能申一起居為歉也使來顧辱腆貺感慙異勝於旋率此道謝備倭事宜第期語之間司俾知城守有具今得徑聞於撫

臺尤妙頃孫老公祖有書來苦各州邑乏條築禦盜錢糧良與門下所謂炊粥織縷之意符合竊意欲作掀揭事業者須破拘攣常格夫天下猶一家前任宋軍門公祖亟欲輸敝省火藥於京師西陲五六小醜倡亂亦至請發太僕馬價四川藩儲今倭警數十萬蟻聚情形叵測據偵候者云彼蓋遣五大將護以妖術候春汛分路入蹂山東平壤既據斂鐵造火器且有日矣而顧聽小民燕雀安娛而不及時為一桑土之謀乎敝邑父母新

任老成觀城社傾圯極有為地方計而亦竊憂公祖之  
憂是亦惟仰尊碩畫區處倘既許有官錢糧支動士夫  
富民當無不思協助者蓋敝邑去海纔二百里耳與霑  
化陽信相錯不足以稱腹裏卒然有犯吳直震鄰可虞  
若此彈丸地幸各有備或亦有益於西南州縣及省會  
處也高明以為如何外敝縣戶則原該上年有成議者  
前二公皆以奸民越訴之撓遲至於今其德州并本邑  
署公不敢率任其事亦人情也茲邑父母成公不獲已

審編過半矣事甚安妥窮民良善無不德之蓋以虛心  
為實政自應乃爾此當有以舒門下北顧之憂矣便附  
台聞應知不減司大帑時喜聞大工就緒也辱手札藹  
然舊署意氣故有慨於衷者直書之不敢自外有道高  
誼為一切寒暄語云崇亮幸甚

黃慎軒太史

歲前兩具啟候且謝統未奉門下裁荅想長途沉閣抑  
或以未見駕使不率然發行也亡弟平生知己無踰執

丈向讀莫章中有誼當為狀之語哀感曷勝乃入春來  
僕自抱病彌月尋以小姪腹中積塊陡發熱延齒頰日  
召醫為撲燎原之勢焦憂孔棘情況甚無聊今仗庇幸  
而全愈矣敢竟撫拾亡弟行實祇請採擇而鋪張之為  
傳信據其於宦遊間事獨略者以丈共朝夕當悉知之  
無俟僕喋喋也嘗論紀行貴真無其事而有之謂誣茲  
具毫不敢為粉飾語希惟尊裁察焉外肅菲儀聊表遠  
忱伏惟麾存不勝顙慰

王次山方伯

咫尺清光莫能頻候實以台臺清肅未敢率賾有勞裁  
答耳然此心何敢不依依左右也鹽票春中革而暫復  
災民得藉以甦地方得藉以寧覆露陰隲可稱無量矣  
僕邑舊父母何淵泉侍御公頃有書來謂嘗於新鹽院  
極力言復此事誠有見於所關民瘼甚大也惟尊終始  
主持之感戴曷極鑒照無他幸甚幸甚

李容所運長



鹽政係軍國大計特藉老丈持衡經理訏謨碩畫諒必  
有所以足國裕民者竊意飛輓良法即久壞於日增餘  
鹽重為商困向未有強議貧民買大賈引鹽者是欲以  
蠶負山而不究竟利害也敝邑土商遵行鹽票實得弭  
盜安民上策若責之以領大賈引勢豈能乎惟丈通達  
國體知夙有繫於東幸賜裁決豁除并蠶發小票以慰  
元元來蘇之望闔邑商民曷勝感仰蓋弟之懇雖為貧  
民實與見在敝縣行鹽大賈兩無相妨幸尊鑒察之不

備

楊磐石親家

小姪得廁兄半子之列雖天作之合而門下交情高誼  
竟不惑於姪之戚屬嘖嘖宜乎傳誦藉甚直弟家知德  
爾哉遠承枉教重以腆遺感通歿存忭懷曷已使旋謹  
此稱謝并候起居依依欲陳百不悉具

耿敬亭契丈

十餘年知已不晤一見如異世重逢令人悲喜交集老

丈亦曾念及在西臺時把臂論交長安街同候劉漢樓  
談心語乎意門下藹然相迎館穀恐後臨別更戀戀不  
忍釋是必亦有慨於衷矣仰戢曷極風便聊此具謝太  
翁七十康強可謂陸仙以吾丈純孝緬想日奉潘輿盡  
萊子娛其快愉抑何如也敬用慶祝以摠健羨令弟親  
家暨令公器叱名致意不一

羅康洲宗伯

某生也晚自通仕籍早於舍親殷文通公悉尊清德懿

行計日必當大拜蓋不但諸生時知誦門下文章已也  
數年備員起曹及厠掖垣僕僕牛馬走中見翁或牒藉  
留都或優游泉石德彌高而望愈隆斗山咫尺思欲樞  
候門墻其道無從也既某獲予告跼伏海濱則更徒引  
領五雲益無由一申願見之忱顧此衷依依嚮往曷敢  
一日置哉茲有先祖母之變例得乞請恩卹伏惟尊慈  
念先端肅公制行及先慈撫五世昆弟子姓同居七十  
年純德倘賜早覆小疏一善其詞藉徼恩數則華袞增

榮戴德圖報當鏤之世世矣某臨風不勝顙望之至

鄭崑岩公祖

某之受知於門下有年矣粵自同寺領教後尋以于役  
兩部僕僕塵足中兼請告里居垂二十年不能通一尺  
素祇候台履實以鱗鴻寡便出處無時然景仰之思曷  
敢少置有道左右也恭喜簡任藉重建牙濟上露覆海  
邦誼當即樞趨隨薦紳祇迓修賀顧自徂冬遭先夫人  
變縲然草土誠不任出門戶通賤姓名於掌記諒台慈

或必原而宥之茲仗庇請卹幸獲所有曩章例當厯臺  
下下所司議行部移已投之藩司想旦夕申請敢敬肅  
裁祇申下悃伏惟尊鑒不盡屏營

龔潤寰柱史

世事悠悠總之不足追較昨閱邸報見尊量移北部尚  
未覩重藉然而即起家卽署不袞袞卿貳耶僕自歸田  
意况舉無足為門下道惟是上有老親可奉歡娛耳今  
又為天不慙而我奪之煢煢在疚真不知有生之樂台

臺夙稱知己其亦憐念之乎振新文暫居黌序文聲隆  
隆震敝省上官甚雅重之及門若吳生并豚兒龍麟頃  
府縣彙考俱在優例不審應試學道若何令器二兄夙  
負奇氣前見屬文不蹈襲一舊句今想健翮裕然扶搖  
萬里矣新秋鄉書敬當拭目以俟久失詢候坐左鱗鴻  
便率道悰不盡情悰

吳小山中秘

弟自放歸田里率不敢作長安書坐是知己如門下亦

落落無一問候踈節之罪其何敢以自文也茲為先慈  
請卹業奉俞旨不審貴衙門代天言者為某公幸為第  
一催之更乞少美其詞行將鐫之豐碑以傳世云緬惟  
清望夙著掖垣蔚然名卿接踵王公諸賢匪朝伊夕矣  
託在素交何勝顙仰考德薄想盈編皆白圈無復黑子  
矣握手何時願言珍玉

成衡齋父母

昨白寒族軍丁事非於各枝有所偏私實以此差自四



枝名誠者致之傳及其孫繼宗繼祖見今其曾孫守富  
守忠供役倘以富忠年老自應富子根生忠子舜生代  
之一覈兵房軍冊可知也今舜生某脫已身捏攀五枝  
堯生輩無故而起爭難之端異日何有止極此所以不  
能無言也惟尊照不盡至仰

程居左方伯

承教惠核定徵收實冊可謂防奸恤弱筭無遺策矣由  
帖之立使顯蒙明知則額里書毫不得上下手又聞勅

郡縣毋輕議條鞭法真洞見海際民瘼登之衽席而後已士民感仰曷其有極乃近有必欲行此法於敝里者不論則壤上下盡加徭力銀於其中為召募收頭之值是果錫福於吾民哉蓋敝邑額地總小步弓虛數萬八百頃內只除三百為下田餘悉一例起科大抵木棉上地不及十分之一除鹽鹺沙灘不行犁者三千餘頃黑薄落窪年或登斗粟者四千餘頃謂之中地實無幾耳邑人以土瘠不足養贍相率逐末實繁有徒而上戶以

去年審添夥多一切徭役衆擎易舉如米大戶猶時虞  
交割留難而收銀櫃頭或囑託投充者中間情景不問  
可知果焉用過恤為勾去門銀丁差令薄地貧氓代為  
供力役之征乎況召募云云見如章邱陽信等縣諸侵  
欺拖欠覆轍尤大不利於官吏也仰惟台下仁心仁政  
覆露有年茲當攀轅之日敢乞特賜留神為小民一請  
命守道公祖處允縣屢申竟罷茲舉俾闔邑生靈免剥  
骨離家之患陰隲寧有量哉前汪老公祖將命敝廬生

縲然草土中曾陳之未盡其說浚恒有戒不任再為喋喋恃在世講對使占懇伏為尊鑒不盡惓惓

程聚所通政

弟久不作長安書起居中朝故舊蓋自適豐草長林之性不自覺其疎節也遠承惠教儼拜夙雅草土餘息遽何以報風便謹率勒此稱謝惟丈勛猷日茂芳問時新幸加珍攝用逕眷寵使人謂曩昔不能依阿權勢者終膺大受則同志即不獲斯遇亦藉光多多矣弟近營山

園漸成一小壺天頗堪優游自老門下於開府日能取  
道一左顧乎千里附談詞不宣意

薛青雷掌科

某自跼伏海濱適豐草長林性率不敢作長安啟候中  
朝故舊乃忽辱手教注念殷殷奚啻空谷之聞天籟真  
令人感愧交集莫知所以為報矣病廢之夫更縲然草  
土已了無用世志而知我者鮑子古人等之生成則迄  
今至沒齒何敢一日忘尊德意哉風便勒候起居寵命

不敢拜亦不敢謝伏惟心照

鄭崑岩公祖

久欲樞候抱疴未能旬月前辱惠始念知台節暫有留  
都之藉夫以周公不能免流言此何毀於日月第今之  
移動大臣不於其事功之不可磨而以其影響之莫須  
有不於萬民之依戀惓惓而以一言之萋菲刺刺使人  
安所措足哉生最不肖平生自信惟不能佞意吾省撫  
巡公祖清正不阿及休息安養大有造於黔黎則自關

中漸翁公祖後惟門下與月峰公祖二人而已茲何為而率然奪我覆露去耶草土餘生不敢入省會躬申候臆謹專下走恭布積私仰惟照察不既

于穀峰宗伯

先公誌表叙事多引而不發者得殷老伯傳生平特立孤行獲藉以闡向猶不知脫草於門下也茲續拜神道碑銘人爭傳誦皆以為無論詞章典重不可及即叙事邇悉文章家應咸退舍焉先公何幸得此名筆以大闡

於沒世也文中末擅易二語以奉尊教及某原呈狀有  
未備者若朝鮮立石改建坊則濟南劉二府公祖面諭  
以為親見金吾易西廠二字蓋覈之家訓中家訓今始  
刻成如果可傳編首幸慨題數句以証不肖某後跋非  
敢誣妄如何方脩謝私又復贅貼極知不量然以台慈  
信先公之深故不覺縷縷耳萬惟無罪申謝不一

谷甥茂才

使者前來承書問似以入學歸德賢甥知朽決改經及



期望苦心乎今成前程固可喜實當以歲考知懼師表  
須擇方正嚴謹者乃可為終身之托茲無論得師與否  
先要自知勉勵進脩以報親恩每日除溫講外約定計  
經書義各一首古文時論二板積之旬月工夫漸純無  
不發達上進者少會人戒多飲尤是養心良法刻刻在  
念可也聞賢甥尚未有字特表之曰用顯以便往來稱  
呼更見相期至意可語母氏知之朽近日多火病常牙  
痛廿日或不能來也此復謝

萬邱澤制府

今之談東事者率以登萊為慮鄙意此在敝省為邊方  
在朝廷為尾閭况自國初設有海防入鎮大洋校蠢倭  
奴諒知之稔矣何如黃縣以北海豐以南有七十二港  
之可通海船而無一堡一卒之邏巡戍守尤屬可慮乎  
頃聞當路差濱州尤二守偵探海警於此可知已歲前  
諭尊一拜簡命即帶健兒數百輩馳來不倚號召軟脆  
奸猾南兵誠得勝筭倘再漸益以土著壯丁使兵農兼

脩犄角互恃何患水酋之跳梁犯順竊謂兵不可恃南  
人在文武將吏尤當蚤秘有此獨辦即如敝隣封李益  
山令胸富萬兵才捷驥馭一聞警報不日而築重城積  
芻糗此似可量移麾下使司軍旅儲運助門下一臂力  
也又開府建牙須據上游地曩會武德道公祖極謂當  
鼎建於利津萬一用兵得建瓴而下勢且北通天津海  
口而大小清河遠徑津津若為成議者其已有呈移詳  
諸臺端乎野人杞憂實切震隣辱承下問率布愚私仰

希鑒照不盡

邢知吾親家

成縣主陡爾疾殂應門孑然幼童其子弟無一在宅者  
棺木至今無尋覓處可嘆也昨募公為懸四五十金以  
購亦寂寞之應茲敢專价同公差人求之貴邑仰祈尊  
慈即諭門下人為一區處得見成及出懸價外者為上  
外封二十金為僕賻助者差匠驗有即付價以來餘當  
縣中補之也瑣賸仰惟丈仁心軫念幸速留神促价馳

復至祝至禱

崔縱憲計部

久懷德誼聞問為踈仰惟門下優游計部培儲軍實古  
稱避世金馬門不啻過已何羨山林之廢棄乎然山園  
漸有構營日涉成趣一枕羲皇理亂不知莊周蝴蝶之  
喻似猶多栩栩上下為夢與醒也翁故有道氣者以為  
如何丘生情真可憐已區為之所力懇收錄送府考矣  
彼其父原無辜矧此子有志文理疏通儘可望為渠父

旋鄉井地此時司府當路皆尊貴同年倘念舊子民數  
年糊口於四方煢煢野鳥之狀慨一援手焉俾此子幸  
卒得成渠舉家世世當不敢忘所以為報矣僕故敢貪  
天功如尊云云乎千里對談不能縷悉願言為國珍愛  
是祝

沈東華公祖

敝邑兩稅銀糧舊皆不煩督責而完今以連歲荒旱辦  
納為難非賴刁父母公百計寬恤小民之棄廬地而逃

者幾無孑遺矣秋初荷德意踏勘蟲災計承委君早已  
聞諸臺下何迄今未見行文寬免也伏惟老公祖慈惻  
再下德音俾邑父母竟得緩征以成其撫摩之仁以聯  
屬無知赤子心歲已云暮撫臺公祖處即不敢望別有  
拯卹儻尊弟於屬內州縣調劑一緩急之令彈丸邑窮  
氓不孤引領之私誠無量安戢功德也直一二黎庶知  
感誦哉闔邑士民無緣上達此區區屢托代陳冒昧瀆  
聽惟照察無他幸甚

葉臺山宗伯

某東海鄙儒也憶昔仕隱金馬門自舍弟從明德遊始  
獲荆識自兒曹誦讀雄製始日習有德造道之言而私  
心切嚮往焉然一跼伏山阿適麋豕性率不敢作長安  
書寓聞問溷通顯用煩裁答謬以為山林體宜爾也小  
刻粗成不謂從交遊輒達台垣既辱賞鑒輒賜名言獎  
予盖自端肅公以下悉知感戢直金石得以鄭重流耀  
無垠哉敢敬專使馳謝諸惟照察不勝榮慰



王莘川親家

舍姪完親弟將釋重負親家亦為我喜乎非知我生我者未有念及此者也適檢筭得前馮琢庵康驤漢為亡弟記遺財物單并成父母用印記季岱石靳母舅郭黨諸君及各宅周親同盤弟宅實在遺貨冊簿方緘於磐石親家覽且希為親一驗收明吾心跡又偶得弟遺詞絕筆感今思昔不覺淚下敢緘以奉覽便中幸達知吾丈見之丈夫意氣惟求天知非知我者不敢一披露也

遂使旋正值冗勿附謝不盡

王百穀太學

僕自通籍京國從四方交遊獲諗大雅久矣乃日奔走  
署役執掌簿書欲通尺牘以問無繇也昨冬貴鄉吳蘭  
洲過我遠辱分貺佳筴深感注存亟未能率以修候抑  
以不事圖書人無可請教於有道前耳茲跼伏海濱偶  
摘古帖輯先大夫愍章遂而成帙敢謹取正於左右儻  
足賞鑒願慨賜品隲一二語於編左此帖當藉以遠傳

矣諸不敢遽請者以涉未同而言也極目駐雲不任景仰

王莘川親家

舍妹夫谷右軍仁軒塗殞卜地於茲十又七年矣今幸得佳城前面自良通巽兩層龍砂灣抱明堂寬淨橫有兩枝河接自西南來河遠抱歷申乾環過作玄武水酷似先君之塋其後水北起高阜數層貼身一大道濶丈餘灣抱此地而南下其遠砂北又總綿亘一千里長堤

誠上地也今已作垣點穴壬丙向在垣心鄙意良龍遠  
來凡三大起落頭逼東牆外博換坎山遠而且遜其高  
處砂即清秀蜿蜒可愛亦稍離遠穴情似當偏右不必  
拘泥在垣之中親家以為如何幸明教之又塋期韓秀  
溪已定於四月十八日午時不知然否幸尊以六壬卜  
其穴之宜天地人三處弟業囑其從人以人倫妙選雜  
通書臺歷決其時蓋弟只有秀才炳一甥而舍妹但倚  
弟為之所以徼福利坐是惓惓懇懇就正有道左右云

開壙伊邇撥冗裁答至祈至望

王霽宇親家

十年積有欲言一晤大半忘却懷仁返轡徒切悵然想  
今節鉞已抵蜀境矣老稚歡迎思徼安戢之福奚啻和  
風甘雨哉知台臺所以覆露之必有以踰其望矣諸葛  
孔明張垂崖治蜀以嚴奏績妻父欲變其俗幾至激變  
是在善用提衡耳不癡不聾難作家翁鱉叢魚鳬地何  
不可為鄒魯哉千里寄聲欲言不盡

徐守吾兵憲

惟門下有專城之寄則著保障之績有鎖鑰之託則成鎮定之烈真足為世講粉榆光也第遼海地瘠遠稱絕徼以資望聲庸其將腹裏撫籍乎幸取道過我以叙濶懷弟自予告散髮山林與鹿石狎真有付理亂黜陟於不聞者種種懶態何足齒及顧辱注念加之珍貺其何以為報也使旋率此言謝石刻初成摹搨日衆率未全帙為人索去今借裝潢成藏之書笥者一套先呈覽教

倘果當尊意不妨更專致上也跋語多尚未鐫翁文亦肯一留神慨給數言此帖當益增重矣又頃聞賈春老道山海關有先少保公專祠老丈從而新之感慰之極不覺欲涕敬率子孫北向九頓謝第碑額未審立於何時上刻何字乞尊諭便使摹賜一閱何如不報之施容專申謝臨楮依依不盡

程肖莪掌科

久不聞問懷悵良切暫得林居天倫叙樂奚必出入青

瑣之為榮哉一時憇息八方瞻仰願言加餐自玉是祝  
聞丈於貴郡東南隅營築山園令人不覺神馳弟亦夙  
有此癖今已新成物外一區何日得杯酒相過以攄十  
年相望意氣乎率便附候希惟崇照

王倣恒父母

敝縣地近瀛海但遇雨滯即接泛濫潮水多成斥鹵之  
場四境上地亦實無幾土瘠民貧原不足稱中縣國初  
有見於此以一畝九分作一畝起科故今猶明載原額



徵糧三千八百三十九頃有零嗣後遷徙小民既多每  
一清丈反行攘據湮沒遂將七千三百餘頃小地每畝  
起科徵糧然視他縣糧頗稱輕毫無雜差銀洒派其中  
又賴祖宗良法三年一審編均徭酌量丁口貧富有身  
家者當徭役不拘地之多寡種田地者納徵糧外但輪  
辦丁站坐是每年苟完徭稅公私便之蓋門差徭役雖  
重實審有力輪當劑量幫貼得法亦自不至包賠若丁  
銀原輕必自九則戶以上遞加貧富斯稱均平未可減

而加之地畝重為貧民種薄地者累也大都丁銀隨各戶等則出辦則輕而易加之窮民地中出辦則重而難門差坐上戶及有資本家則易完可濟催徵緩急責諸下戶無生理編氓則難追動至拖欠逋負小民但株守田土尚有不能完納賦稅又可從而加征徭銀俾照地當差乎今有神奸數十年來謀避大戶每遇審編年分輒出告擾要比照上縣行條鞭法一切徭役銀兩均派之地除免有家事重資本者偏累力田小民欺上愚下

無非自為至欲將八則戶以上丁銀減却亦派洒地中  
不曰一縣徭役各項銀兩歸地畝實加幾分而但捻少  
派丁銀一欸曰一畝不過加三四釐一時哄瞞無知日  
後加銀誰出老父母初下車固未悉彼為一縣之蠹善  
良之讐也竊聞隣縣今苦條鞭者云每畝加銀至四分  
有奇但有十畝出銀四錢餘而加耗雜費不與焉回視  
平日每畝止需銀一分八九釐完納難易可知已然又  
依舊僉上戶收頭官不敢雇覓無身家者莫不悔誤告

變法無訴免處殆不啻若桎梏矣恭惟老父母高明仁  
慈深軫大戶賠累目視今之新政體悉此革周至而窮  
簷無告以人養地小民似尤當加意體念之未可益以  
徭差銀兩也倘以大戶自前審編後有五年勞苦亦但  
於審編時陞擦存留速准更替耳自持太阿誰敢為奸  
况審戶舊規事有把柄似與創行新法不侔且地未預  
定肥磽等第卒然按數派銀以求孚人心免異議難矣  
事求妥當經久斷非匆劇可成不佞世居斯土誼關休

戚仰惟台下虛心愛民惓惓議法無非欲安閭邑赤子  
於衽席冒昧上言伏為垂鑒無他姑仍審編或請以歷  
城五等例查明額地約於期年後徐行此法未晚也蓋  
以原不能多收之薄地責必不能力辦之重徭老父母  
調停委曲或稱完課數年喬遷後萬一有誤認美意推  
行者將見逃亡日甚逋負日增無復望年完一年錢糧  
貧富且同盡矣謂小邑何謬語實為老父母一掬忠謀  
不盡欲言猶容躬致

開明吾親家

時序易邁聞問久踈實以弟僻處林阿專使南征道阻  
且長為難更乏順鴻耳白下山林佳麗自古偉之親家  
特此藉重與六卿諸大老共為朝廷倚毗其風流意氣  
殊令人景慕不可謂非志得道行也春日融和多福維  
新適有舊役史過家之便率候起居并申積私朱明將  
近惟加飡避濕戒家人少食南麵是祝千里寄聲書與  
神馳不盡欲言來使應悉

袁存庵大叅

惟尊養晦丘園殆周一紀時某在郎署屢述再造吾邑  
德政詢之銓曹曰未見兩院揭薦問之令親王老云行  
當白之相公及當路乃竟久隱山阿茫茫不知其解茲  
方喜光復舊物謂開府可計日猶妄念在敝省也何為  
公車旋出旋入豈欲避明春少年按老甲搜索乎在門  
下見幾而作自不失為高品第悠悠世情人無可否何  
以風有位飭吏治也僕最不肖從水部謬調屯司誤委

鼎建壽宮蓋人避穆宗昭陵黜罰而強以責成之者乃  
日為有力牽擾撓亂而幸而工成旋獲予告以歸今且  
年躋耳順矣父母亦與我能拙宦否某歸里無所事事  
課讀外營一山園日多長者車聚談何日得奉尊顏於  
此十畝宮叙平原飲乎據便端候不盡縷懷

郭明龍宗伯

某在京雖未頻奉德教然間挹清光及念亡弟述尊清  
節苦心益私竊仰止久矣乃弟曦薄福不能久侍台垣



忽淹泉臺遂十年所向因小姪幼稚未足任大事茲定  
於臘內安厝敢乞大章表諸墓道俾弟得藉以不朽存  
歿之感也行述姪鳳自上惟尊撥冗賜教不任翹企悚  
仄之至

徐鍾岳公祖

恭惟台臺秉憲一方譽髦斯士藻鑑明而敷教寬諸生  
感德如出一口兒龍既叨首錄兒麟遂仗登科士重知  
己其將何以圖報也某自放棄歸里率不敢通候當路

矧以憲臺清肅正值引嫌之日坐是雖斗山在望未敢  
漫然一申候私茲場屋事竣兒麟書來述尊詢及不勝  
感仰特專使馳謝并申積懷外具菲儀聊以將忱伏惟  
麾存榮藉不盡

鄭寰樞大令

某自予告歸里日課兒曹讀書無復用世志蓋十年於  
茲矣兒麟三走棘園不勝卞和之激今秋叨遇翁丈曲  
成備鄉薦數知遇之德不啻生成之恩當如何以圖報

也茲來謁謝幸據其原卷而終教之俾獲寸進庶或不玷門牆言出肝膈仰惟崇照

康釀漢侍御

頃專使奉候想已遣回矣伏念吾丈性質忠實議論慷慨今籍臺諫知獻替建白必能言人所不敢言為朝廷重然吾夫子訓有言行危遜之別又古人特願為良臣是必有出世之見者似不可不在念也蓋談天下事惟求有濟及人雖未必聽而吾言終不可少者耳外此過

激總非正道若彈劾人無論大臣須存忠厚務俾當者  
心服若鄉先達舊公祖萬萬當以時套為鑒戒也僕於  
門下奉髻戲交不直世講親誼面談尚未有期千里寄  
聲不能常語尊見以為何如

刁紹東武陟

惟明公之在吾縣也清德可質鬼神仁政遍及貧餒士  
民感戴殆浹肌淪髓矣偶聞終制而起極望復來下邑  
乃先有除拜欲調不果者人士殊切懸念也恭喜榮補

豫地道里雖近實為隔省願見之私何日其可遂乎前  
承為小兒注念不能輒覓便鴻申謝內轉倘特為迂道  
一過我乎山園增築業已成趣矣甘棠馥馥徒縈我懷  
鼎使肅陳感仰何既

王儆恒父母

昨有事於城東南三十里隴畝一望水鄉無復種麥之  
望間存高禾數段亦俱黃萎不堪而棉已墜苞秫秀不  
實矣誠從來未見光景冬春荒歉可慮哉無論貧民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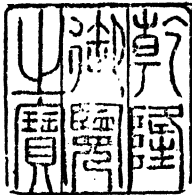
擔石儲卽僕三五小莊早相繼告匱前仗尊慈申災上官何久不見報而亦不聞接踏勘者也敢乞特奏記文郡公祖轉懇撫臺公祖早具疏請恩卹庶或有蠲緩賑濟小民免流離逃竄乎僕於大司農有舊行當作書從臾之然非奉旨則部難劑量題覆以行萬希留神一方蒼赤幸甚

趙南渚司農

敝縣蕞爾下邑地瘠民貧豐歲尚多不足餬口者今年

春夏旱亢自六月雨連五十日不止而又加以四來  
溢水陸地乘筏花禾盡沒不知吾民其何以卒歲也見  
今已紛紛南徙就食縣公意欲議賑苦倉粟先發不敷  
支用又恐明春無所以羈留子遺者非得翁鼎力上請  
特賜民田租之半則甕甕吾子展轉流移狀其冒忍言  
撫臺公祖聞業具疏為民請命矣仰惟尊慈亟為題覆  
分別拯救以慰蒼赤懸懸之望答邑父母諄切德意不  
勝感荷蓋自古謂救荒無奇策以發賑煮粥徒粉飾吏

治負朝廷浩蕩恩無益百姓且以今待哺之民猶徵稅  
其必逋之賦使有家可應者賣子鬻妻無家可係者各  
速逃亡明年虛蠲名色其誰享之此大膠柱不通之弊  
高明必有概於中矣乞賜寶圖生靈幸甚



集玉山房稿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玉山房稿卷十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徐志晉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范鰲

謄錄監生<sub>臣</sub>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

集玉山房稿卷十

明 葛昕 撰

祭文

邢封公暨配太恭人

嗚呼太翁遂偕夫人以長往耶惟翁受衷獨粹凝命永  
新自事親而從兄而強仕而封而老所為閱歷世變者  
幾百十年而翁之制行孝弟任卹清介忍讓篤敬好施

和光秉義積德有顯隲為善如不及所為家人里閭服誦之者如出一口無論君子之至是邦達官之莅是邑靡不物色其人望廬而式一方耆德蓋歸然沛水黎丘間矣繫惟太母夙備四德儷體於翁有音其徽嚴以肅閭慈以訓子蓋誠儷風節於詩史相脩持於鼎彛未易縷指而事述也往歲太母以垂耄耋考終余走弔於堂得以省太翁几杖竊豔稱望百之齡猶自矍鑠乃爾且業約鄉黨於今春大張會筵以介眉壽矣曾日月之幾何

而玄霜其忽隕里失所範家催所天哀通比巷痛徹蕙  
惟同穴埋玉奚必同時相將往即幽宅耶豈故厭此塵  
囂而共清都乎夷猶也嗚呼人生樹德媲美維難令聞  
肆訖雖歿猶存矧我子愿追芳大雅建勛明盛之世蜚  
聲述作之林斯皇亟拜夫褒封予告蚤成乎愛日屈指  
二尊偕老康寧撫赤紱色養於膝下者蓋十有六年而  
况子立琳瑯仲也畿闈待薦季也東土儲元再及孫枝  
蔚焉競秀川至之福方茲未艾生順歿寧其又何憾於

冥漠也耶某追維世講悼之儀刑近且辱子愿氏結為  
兒女之好彌深肺腑之悲明發歸寔我來執紼薄言祖  
奠侑以些詞惟尊靈之不昧庶來格其洋洋耶

李太公暨配鄧碩人

吁嗟太翁豈不毅然大丈夫耶盖人之常情靡不鬱鬱  
於貧賤亦靡不揚揚於富貴翁則生今之世有古人風  
不以貧賤而屈其操不以富貴而易其志方翁之垂老  
而喪厥子也家室蕭條孤苦特甚煢煢郡伯生才數月

於斯時也翁豈逆知有今日哉乃能不憚艱辛撫養成  
立且為之隆師卒不貧苦廢業以故婦有完節孫早成  
名若是者可不謂人情所難乎郡伯既第門楣生色希  
附之徒猶欲借之以分其光乃翁固坦然恬退不有其  
榮亦且不知其為榮也一切請託正色絕之若是者又  
不謂人情所難乎吁嗟太翁豈不毅然大丈夫耶賢哉  
季母克相南翁惟勤且慈厥家利焉此又郡伯所以卓  
然樹立而臻此大美也奈何祿養方隆寵褒將至溘焉

棄鼎食而不顧厭塵世而仙游翁既返真母亦大化不  
其令人哀痛而莫之挽耶雖然天地逆旅光陰過客生  
為寄寓歿遂同歸況翁雖不獲養於厥子而得以享報  
於聞孫雖未受龍章於彤庭而亦已被章服於盛典生  
也有耄耄之上壽歿也垂不已之令聞嗚呼太翁亦享  
有全福而可無憾於幽明矣某等分屬至戚又忝年家  
之誼哀翁之殂慘爾期月今將執紼抑又甚焉敬陳薄  
奠侑之以辭尊靈有知庶幾鑒而歆之哉

高方伯暨配夫人

人生樹德媿美惟馨令聞肆訖雖歿猶存嗚呼念翁固  
縉紳鄉黨所推篤行君子也崛起登科筮仕民部余忝  
同寅知翁有素潔操質言含醇抱朴經畫鑿鑿竊服膺  
多已而建明推重出守歙中周迴方岳所在蓋藉藉蜚  
聲矣由茲拊巡鄉貳可計日待胡為乎遽歿也耶方翁  
以右轄之任也嘗過吾里聯床話舊是歲始結兒女子  
姻郊關分手後會訂期金玉遐心彼此致囑曾幾許時



而訃音西來悲丹旌之返舍哭老友於寢門嗣弔諸孤  
詢知夫人樛木無恙淑艾可終藉成立也無何而吾婦  
天矣又無何而夫人亦捐館矣朱陳空結生死永別其  
能已於惻惻耶嗚呼人生宇宙孰是百年名在不死子  
肖不亡以翁德業文章可以不朽况諸郎鼎立銳志圖  
南已遊膠庠養翮奮翼重振家聲匪朝伊夕矣翁與夫  
人其亦無憾也耶緬想金蘭契執肺石周親喬木莫遂  
乎絲蘿玉鏡悼塵於蕙室徘徊方寸何能諼異世之感

耶明發歸寔合璧同穴陳辭薦酒聊寓哀哀靈神不昧  
其共鑒格之耶

太保鄭範翁老先生

帝里毓秀仲甫挺生士林山斗邦國儀刑一登桂籍連  
掇南宮初倅東郡持法廉平掄擢楓陛霜簡以凝被命  
按蜀人避青驄爰陟西臬再叅司藩殫精弼教惠洽二  
天弘敷宣暢簡在帝心融融物望晉秩撫巡保釐任重  
肅紀振綱庶績咸熙福德丕揚總理宣大敵情馴習再

晉樞筦仍督北鄙維翰維屏日消羽檄天子嘉勞召綜  
戎政豈期西陲火酋逆命側聞當宁拊髀厯慮師錫惟  
公文韜武備皇華促發振旅而行衆咻罔恤鐵騎風生  
所歷邊地膽落款誠決戰則避招徠則成輯寧七鎮偉  
矣西征經略䟽議臚列陳星奏凱以歸大愜聖衷宮保  
崇褒譽望彌隆安內攘外一代勲庸倚注益切赤紱方  
來急流勇退綠野堂開既遠而康克昌厥後子姓琳琅  
孫枝榮秀誠軒冢嗣實宰我邑甘棠惠重伊誰之貽願

和葆粹洞悟蒙莊是宜難老卜筭引長胡為一旦台星  
殞芒豈厭塵濁而返帝鄉老成不憊典刑何方朝野失  
色中外悲傷嗚呼哀哉雖然難必者壽黃髮考終難得  
者後靴笏駢仍使臣訃報上徹宸聰軫悼無已賚予特  
隆名以謚易祭以天章制象進律恩卹孔光悠悠大夢  
鬱鬱佳城光前裕後生順歿寧某忝列世講德教素承  
契交冢嗣蘭臭至情驚聞仙逝悼茲些聲遣使據詞遙  
致衷誠載酒于觴崇肴于登彷彿昭格儼然兩楹

少司馬谷岱宗岳翁

壻之於翁世率等之泰岳誠以休戚關深絲蘿誼重也  
彼悲哲人而痛梁木即門墻士不勝兩楹之感矧居骨  
肉之間肺腑之親更情有可哀者耶憶自聞訃緘詞走  
弔悠悠踰年痛心綰結不謂竟爾末緣憑軹慟哭一瀉  
心憂也惟某有結髮則翁冢女某有弱妹則翁冢婦女  
歸淪亡婦失所天遺孤茕然相望兩地雖怙恃不同殆  
情均有可悲者矣况某寡妹之孤為翁綫緒幼更影隻

思欲零涕此翁常手書謂有舅家風骨可期成立抑足  
為林臯遣懷老年適慰者而今冥冥之中其謂之何耶  
嗟乎翁未冠成名未老懸車仕至卿貳澤覃方興為龍  
為夔以時卷舒得全全昌茂翁如矣第今邇翁享算甫  
及六十北堂揄景驚餘衰白視履考祥亦真福未稱全  
祿不滿德生平食報僅爾什一此殆聞者莫不吁嗟歎  
歎而莫之釋矣翁喜靜養玄釋是繹方技可托是宜期  
頤翁秉純粹性復好生仁者必壽謂宜上齡更餘碩望

中外所企蒼生思哀天子聽履庶幾賜環羹梅旱雨胡  
天不憖嗇焉梁折而山圯也嗟嗟是皆天之既定爾耶  
所慰者箕裘有紹國卹周至有司營藏天使秩祀人定  
命凝後福可異明當歸窆塵囂永隔絮酒拜使有淚漣  
漣

張憲副右川公

於惟先生沛水毓秀泰岱鍾靈早發雋於東省已擢薦  
乎南宮官紫薇以視草爰度支而稱明載課三吳國計

用裕晉臬湖湘憲度貞肅迨賦歸以言旋多中外之聲  
施跡其敦儉嗇於自躬是宜綏履享年則豐云胡二豎  
巧入膏肓載曦烈日忽隕玄霜既耄老而縣車早驅車  
於雲鄉豈其厭塵世之浮濁而欲頤神於太清耶嗚呼  
閱人為世百年其期修短錯焉誰其矯之矧壽已踰艾  
令名兼得蘭桂滿前翁亦生順歿寧迨逍遙於五蘊皆  
空之天一真自如之境矣乎先公賜兆翁實來營鬱鬱  
堂垣伊誰之功撫石仲以懷德幾欲邀夫惠風詎知東



顧之無日忽神返乎瑤京也嗟乎夜光易沉梁木終壞  
天國香杳同此大塊明發歸窆執紼無能生芻玄酒布  
在兩楹惟靈爽之陟降其尚鑒而歆之哉

右軍谷仁軒妹丈

嗟嗟仁軒此生如此焉爾耶吾與仁軒生雖異姓誼則  
骨肉憶昔送別言猶在耳今乃舍我其何適耶京邸久  
恙人為君虞幸抵里居似得安息顧反期月不能淹留  
耶君之云歸謂省雙親親何弗寧博送伊一終豈默欲

首丘而斲人知耶前月是日曾奉手書一函三札若不  
及焉豈知此即永訣辭耶吾妹多病極承庇覆今遺梵  
煢哀苦無訴其將何以終其恩耶更思弱甥方能步履  
人事未知即為孤子其又將奈之何耶嗟嗟昊天謂人  
定可勝茲諦觀之窮通壽夭祇數耳其又何言也耶悲  
君不見痛刺肝腸字與涕隨投筆茫茫幽明懸隔其亦  
鑒我心憂耶縮酒于絮崇肴在俎死生契濶骨肉分枯  
倘有賣志而欲言者其托夢寐以詔我也耶嗟嗟哀哉

別駕盧紹涑姑丈

蓋嘗觀夫理數才有必究其施德有必隆其報何獨於  
公未然耶惟公天資穎敏性行爽捷少擅時名能文與  
詩意必薄雲漢而九萬里者也而乃屢科弗售竟起家  
成均其故何耶就選銓曹兩佐京邑蓋聲稱藉藉已迨  
貳雄郡胼胝功著優加服俸仕途似亦利矣顧幾何時  
而萋菲忽熾遂賦歸與其故抑又何耶急流勇退知止  
審幾優游卒歲上壽可期奈何一疾兩豎為祟而溘焉

竟不起耶嗚呼痛哉公義讓在家庭行誼在閭里德業  
在蒼赤藉周大司馬公誌銘固當傳之無數乃猶有目  
擊遺事可述者公先光祿翁以故太史著作頗富公在  
冲齡片言什襲一旦值公外遣悉取而火之公歸痛哭  
流涕累日迄髮斑白談及未嘗不飲恨淚且潛潛欲下  
也翁性嚴急夔夔仰承又事繼母無異先慈此其孝思  
不可以風世耶京邑當輦轂下事多掣肘公毅然官聯  
一切力任了不知避嫌怨嘗以京兆委新學宮征戚畹

家木植俄聞大內禍幾叵測而公處之裕如民大省費而工程以濟不但如供送潞藩大用節恤云云者其肩荷為何如耶出判衛輝復移歸德在在德政感孚尸祝殆令漢庭循吏不得專美於前近尹中丞誦公在豫條議注厝至比之更生賈魯之流使得究其設施其勛庸曷可量也而乃中道云殂茫茫理數真不可究詰矣嗚呼天地逆旅四時代謝夫人承家亢宗磊磊落落卓有事實歿亦可以瞑目矣而況上善長存令名不朽年踰

甲子桂森滿前上侈褒封後遺光裕則今乘化歸盡或  
亦可以無憾耶第念姑氏曾受予經姑早仙游公茲鶴  
馭以此思哀哀可知已明發歸窆與姑偕藏肺腑幽明  
永世頓隔嗟乎來為執紼預祖於堂公其昭格至止洋  
洋尚鑒於丹黃牲醑之外也耶

縣令成衡齋父母

丈夫有事於四方兮所貴得適其志果終余行之不迷  
兮即異遭其奚計惟公自歌鹿鳴兮猷紆壯夫國器晚

而寄斯專城兮業期無所怵悸遂平修其政刑兮爰載  
慮乎俗漓躬一德以貞教兮曰亟張其四維士喁喁以  
向風兮庶憑敦其秉彜更痾瘵如厲已兮皇皇焉登之  
春熙既寬公其征輸兮復諄之以鋤理統老壯而嬉安  
兮越婦子其寧止惟捍災而禦患兮薄勞瘁以靡已間  
上官之莫知兮守初心以如矢忽海上之傳警兮亟勅  
繕吾兵容謂築守之當預兮俄百雉其崇墉殪流盜之  
恣劫兮盡狗鼠以潛蹤儲蓄以備青兮渥答望乎三

農勵清操於宦成兮身益宅夫儉素甘糲蔬以自奉兮  
庖每絕夫粱肉遡四知其何愧兮蓋三事之備具宜譽  
聞之上逮兮肆獎譽乎當路念民役之可軫兮期瘼害  
其寢微假編審以劑量兮竭心思於曙暉胡昊天之不  
憇兮縱二豎之具腓俾扁望而遁走兮溘一朝與世違  
悼旅櫬之寂寞兮殆攀號之比封欲借寇以還生兮籲  
天門其何從跡春者之罷杵兮可贖願百其儂哀我人  
斯失庇兮奈降戾者之弗容嗟今人之閱世兮疇躋期



顧苟俯仰之無忤兮顏鏗悉隳繫死生之契濶兮重予  
有悲惟靈爽之自信兮無平不陂嗚呼令聞留壽於無  
數兮曷嘆云亡矧聿食報於未艾兮子孫琳瑯茲敬崇  
肴醑醴兮儼祖於堂祈惟彷彿居歆兮慰我徬徨

陳司訓

元化冥冥孰測其故胡為名榮胡為凋遽於惟先生道  
德夙具磊磊其才挺挺其度八行裊躬兩京侈賦譽髦  
見推蜚聲當路蚤闢賢關策名賓薦師表我邑教敷靡

倦三物聿操六經以布崇雅黜浮圓規方筵絳帳春懸  
蘇湖可侶仕優而學耽精文圃雅步鍾王雲霞筆底飛  
絮落梅嬌跡杜李士慶得宗化稱範俗云胡一旦溘焉  
不祿豈賦玉樓應召孔亟抑厭塵囂上仙而去多士徬  
徨交游長喟用世方殷斯文乃墜迢迢故出首丘翳悽  
越茲薤歌周道憐兮嗚呼泡影浮生百年夢幻視死藏  
舟達觀何間矧子賢哲書香克繼東土掄元南宮待制  
享靳於身必昌厥後貤誥新來純嘏莫究行既不迷俯

仰曷愧年望老傳寧憾大寐某等誼叨世講悼茲素慢  
輒駕言旋爰修祖奠陳詞酌酒生死濶儀惟靈不昧洋  
洋格思

岳翁邢文學公

惟靈賦質穎異性喜宗儒循齊邁衆章編詩書窮年惜  
晷蚤重博士一鳴驚人共企翼序爰思樹德表正鄉俗  
飭躬勵行處貧裕如惟是舉髦允宜用世乃數遘奇屢  
試弗第鏡爾懋修明懿足稱辟舉匪次今移典刑福膺

康強難老永錫氣和神王疇不期頤矧有祚胤養志伊  
同云胡溘焉夢奠兩楹吁嗟傷哉名壽祿位自昔罕全  
月旦高評雅擅其旋所貴後昆箕裘光系書香繼承引  
而勿替食報嗇躬嗣必撫償曰持左券蘭桂芬芳生既  
克順歿亦永寧大塊長眠鬱兮佳城諗戒冥輒誼來執  
紼神人悼隔漬淚襲服崇肴醕酒侑之以文彷彿於堂  
鑒格明裡

文學劉進溪丈

嗚呼公胡為溘焉歿耶果人不能勝天抑亦天之未定  
耶語稱學優撫仕謂公之學非充養完粹者耶發為文  
章聲華炳麟蓋嘗屢最文衡遜於後進矣有志者克終  
謂公之志非確然不拔者耶聞之披誦絕編殆且焚膏  
繼晷矻矻以窮年矣是何竟弗究厥施効用於世也耶  
嗚呼數有屈伸公之遇乃值數之奇而且算未云修曾  
不足以徵其德此則造物者之不齊使人深思之而不  
審其所以宜公之扼腕歔歔至嬰貞疾而莫之能釋也

然窮通得喪冥冥者實其尸之人之修道修德亦求無  
忝天之所與至彼榮悴其孰得而執之哉惟公令聞蔚  
然蚤著矧有賢胤承家式毅然則福之未與其躬必將  
與其後俾爾昌爾熾食報未艾矣余與公叨世講誼故  
於其歸厝而祖之也爰以事理之常慰之鬱鬱佳城卜  
云其吉祇薦牲醪聊餞窀穸

谷誠軒內弟

嗟嗟誠軒胡為遽至此極耶憶君豪邁之資豁達之度

沉潜之學開奩之識意謂必薄雲漢徙天池九萬里而  
圖南者也而况以特立之威儀方播之聞譽寧但鄉人  
士推遜之即君自期待落落不羣遠大樹立矣孰意其  
遽至於此已耶嗟乎君有姊妹相繼云殂父母盖既不  
能情抑矣而君復值數之奇徃弔鼓盆之戚竊悲君之  
斃斃意莫能釋曾日月之幾何君亦不幸而垂所之造  
物至斯其亦大汶汶慘以酷矣嗚呼賢如伯魚豈其濟  
美而無聞於時厄如顏回豈其凝命而有疵於德乃天

有所不可定事有所不可知然則夜光先收叢蘭易萎  
其亦物理自有是參差君今為神數歟命歟必有了不  
可欺者胡為乎係戀徘徊而鬱悒然也某也方望君逐  
電歷塊之足馳騾於帝車而乃聞為變之乘化倏返靈  
乎太虛追悠悠於楚些驚箕尾其星馳哀廣招而莫由  
惓寘路之茫而崇肴載酒哭之以辭彷彿音容庶鑒我  
思

崔伯子



嗚呼伯子胡為溘焉以歿也耶蓋聞瑞芝挺於幽谷世知珍之曾不如椿栲之永年明珠產於深淵蛟龍且解據護率陸沉焉無得什襲以久延意者造物於人亦忌卓犖不羣英華早露懿行允修才美兼全者耶竊聞伯子生而穎異長而狗齊守身若女遠貨如汙言訥訥不出諸口而動容周旋必求中矩度誠哉崇洛鍾靈相臺英發也孝友根於天性人不間夫親言至執母之喪哀毀骨立煢煢三年屏妻野處是永言孝思殆古曾閔大

賢儔也勤學游藝含英咀華雖病不勝衣而手不釋卷  
至發為文章雄渾偉宕根極理奧辟之象罔獨得元珠  
真稱縱窓公之肖子無忝文敏公理學之後裔也此而  
得措為事業其何有於炳烈勲庸若但射策南宮出應  
制科殆鴻毛遇順風干將刺蛟兕大鵬徙天池扶搖雲  
漢而九萬里者也胡為乎一無售於世而溘焉以歿也  
耶豈天之既定或茫茫無知抑修文孔亟白玉樓成故  
不暇為名世計耶嗚呼伯子士有令名亦即稱壽追惟

懿行遠播人寰聞觀風者蓋將為子勒石題封請旨旌  
異矧剏厠氏又搜所為文以壽諸梓此皆足垂不朽之  
令名有裨世教何謂賢者不必壽人未必勝天耶嗚呼  
余與君誼有世講生不曾覩其面而歿得悉其行昔未  
能承謦欬而今乃誦其遺文悼哲人之云亡悲慈父之  
失子此於鄉民感尊甫甘棠之愛而來為君執紼者不  
能不南望雲輅為之悽愴而歎歎不禁也詞以將奠惟  
神知之

王太淑人

惟母系出鴻胥作配人龍六德咸有啟家亢宗婦道允  
修舅姑聚順蘋藻躬承寒暄時問相厥夫子警蠅挫針  
盡瘁王室簡在帝心閑家有則克勤克儉慈惠媵姬膠  
木遺範藁砧中背茹荼拊膺斷機丸膽義方式行惟嗣  
卓異名策天府卿貳藩郡澤被寰宇箕裘纘緒丕振休  
風源遠流長實大聲宏世德益滋門祚日起諸孫興競  
一時濟美方伯鎖鑰憲幕風裁直指澄清太史雄邁里

舉庠俊振振繩繩海內衣冠王氏擅稱母親蓁盛喜訓  
成績聖恩覃敷褒封載錫龍章赫奕鸞誥輝煌翟冠雲  
帔既壽而昌司徒純孝備極起居菜衣嬉娛潘輿舒徐  
況復解綬辭闕而東恩懷寸草養易三公正宜難老卜  
算無疆胡遽二豎巧入膏肓元霜忽墜鶴馭徘徊天不  
憖遺溘爾蓬萊紫霞罷宴嫠宿沉芒閭則失範母教孰  
張訃音俄報遠邇愴神几附絲蘿冒勝悲辛多孫在官  
歎也含襲司徒愛日孝思何已嗚呼哀哉難必者壽踰

耄考終難得者後麟鳳羅熊難全者名母儀著稱難致  
者貴靴笏駢仍帝勅葬祭咨爾司空制象進律光被鬣  
駿四方會厝曰盡哀榮於惟太母生順歿寧某也葭莩  
聯玉悼此此聲馳來執紼視安佳城生芻絮酒詞以傾  
誠娛靈如在歆格於楹

岳母谷淑人

惟靈鍾祥名閥於歸高閤難鳴交儼敬恭代終其所以  
亢宗起家心亦勞止功亦成績矣勤儉生成柔嘉天植

孝順舅姑寬慈下恤是皆足以延禧凝祉禔福澤於無窮也而况貞靜秉德終始弗渝家裕如嗇身貴自抑至以垂老之年兀坐一室即里嫗往來少見其儀是又足以葆光頤真引仙算於勿替矣云胡年來嗣愛未利某傷鼓盆妹悼斃立迨藁砧中背疾疾是罹曾幾何時而元霜忽墜矣嗚呼哀哉倘所謂天道福善其報德昭昭不昧然歟否歟我有孀妹為母子婦今母何之伊誰呵護我有孤甥為母元孫弱未成立重闈奚憑此聞者相

與心惻而知者罔不盡恫也雖然人孰必貴紫誥崇封  
人孰必壽踰艾遐齡後孰必賢克振家聲歿孰必寧諭  
葬光榮此亦可謂生順死安者矣明當歸窆茲來執紼  
詞以寫哀洋洋彷彿

王太親家母汪恭人

沛源鍾秀歸嬪名宗柔嘉維則敬恪雍容秉家克儉提  
身以恭布荆徽範衿輦懿蹤用相贈翁德重士衡篤生令  
嗣表表人龍彼天不造孤孀零丁茹荼躬訓門祚以隆



賢科聯擢膺仕洊登贊釐邦土屯政其凝中山出守鸞  
鳳遺風載鎮陝陞鎖鑰允稱孤自寡合時掩膚功辭榮  
解組浩然而東母覩厥立曰慰和熊萊衣承娛祝算無  
窮云胡上善人理猶殃元霜隕隊鶴駕翱翔憲君愛日  
抱痛踊踰凡在葭莩能不涕滂嗚呼難得者壽踰耄終  
天難昌者後蘭桂階前難享者祿鼎養有年生順歿寧  
神怡九原某也誼忝晉秦風景淑儀客歲起居猶見福  
綏難老永錫是宜期頤曾幾何時總帳雲移此聲遠逮

良用悼驚茲當埋玉鬱鬱佳城物以將敬詞以抒哀娛  
靈不昧歆格於楹

張安人

儲祥寶婺毓秀名宗動遵矩矱聞闈于刑行擬敬姜德  
耀梁鴻蘭芳玉粟允矣女貞爰相夫君克敦內治伉儷  
早諧險夷不貳迨躋膺仕清約自持揆厥所由內政弼  
之時舉宗裡燔炙必親是用孝享無愧采蘋仁慈肫至  
惠及臧獲是用逮下家人允諧惟茲淑嫗百福宜道云

胡一疾淹然弗瘳聞自遺疾久而且劇恐憂夫子重自抑  
畏敏勉饋漿克祈隲庇命也何奇竟爾莫易嗚呼豐德  
嗇壽茫茫孰識生順歿寧或亦可期內裨賢德聲聞宸  
聰翟冠帔服錫命光榮惟靈之壽食報於躬貞靜芳懿  
昭垂簡冊既傳而久煌煌竹帛惟靈之壽未數將來嗚  
呼茲亦可以瞑目矣某等誼篤世講竊聞音徽嗟彼婺  
彩有神弗宅黃雲黯黯丹旄飛飛臨風一酌靈爽其依

劉母王氏

惟靈歸嬪名閥姑嫜聚順浣膳躬承燠休胥慎相厥夫  
子警蠅篝燈聲實騰茂藝苑稱雄乃夢熊羆聿生哲人  
傳經振緒邁跡成均粵有孫子秉質清粹芹泮早遊行  
看出類敬姜遺範孟母令德正宜福壽有加無嗇云胡  
忽恙盧扁自失溘焉以逝徒留母儀嗚呼踰艾考終不  
為不壽生順歿寧食報孔厚矧後濟濟而熾而昌茲乘  
大化亦人之常明當歸窆佳城鬱鬱謹修祖奠拜茲總  
帷崇肴醑酒世講微虔娛爽如在祈停魚輶

黨母劉氏

持身勤儉秉德慈祥蘋蘩早托聚順姑嫜雖鳴徽戒內  
助允臧拮据家務不憚劬勩有子俊彥待聘南宮撫摩  
鞠育荻訓實隆既覩成立慈顏色喜生享天年矯矯步  
履難老永錫是宜遐齡云胡一夕摧耀婺星神返元化  
跡脫塵凡瑤池宴約鶴駕忘旋嗚呼閔人生世七十者  
稀惟母康寧大耋庶幾矧有哲嗣士林珠璣膺仕在望  
恩綸可期其生也順其歿也安乘化歸盡神怡九原某

誼屬朱陳夙耳聞儀魚燈茲漆冒禁獻款物以將敬詞  
以抒衷娛靈不昧昭格兩楹

徐孺人郭氏

嫠宿降祥淑德毓兮笄歸名閨孟梁匹兮純綿甘膳必  
躬飭兮侍養可託報劉慮兮胡大父母俄而疾兮胡迺  
舅姑病亦劇兮伺意餽滑強七箸兮動止扶掖辛冒計  
今天卒不慙四喪歷兮含歛殯奠井井具兮哀我夫子  
心梵悸兮夜禮星斗求身代兮誠祈格孚形神憊兮沉

疴竟起徐宗大兮有感樛木慈惠藹兮熊羆叶祥蘭蕙  
蔚兮躬為呵保永無斃兮女中丈夫展其庶兮是宜遐  
齡待綸綍兮云胡溘焉先朝露兮居者於邑行惻注兮  
不朽者存傳石錄兮生芻絮酒篤世誼兮娛靈如在飄  
渺至兮

展祖墓文

庚寅

昕自歲舍癸未被命趨朝以屯部郎鼎建壽宮遂淹留  
京邸不獲省覲松楸於今八年矣於惟烈祖咸有一德

同我祖妣世培福澤用是謗劣如孫肩此重役由荒度  
之初以至垂成之日雖屢經震撼拂撓四出而矢此一  
心寬民節費卒竣厥功濫叨天寵既晉重卿再加服俸  
又元孫如龍會登黌序溯流窮源何莫非列祖考妣陰  
佑默植於冥冥之中貽謀之遠而俾食報之渥也茲以  
使命有事周藩便道過里告茲展視惟神鑒格呵護出  
入不肖孫幸藉無窮之庇將神垂裕益永無疆之聞有  
酒肅將有肴載陳化薦楮錫侑以虔告



祖考太公奠文

戊寅

不孝孫今始得歸廬次矣追維二年遠離膝下每詢起居且慰且思恨不能一蹴至階前也乃自上年以考察公事相絆冉冉京邸以致吾祖抱恙之日不得早聞躬進湯藥永訣之時獨孫不在側一侍含飯既歿之後又以朝廷事相妨題本不能過奔喪次匍伏殷奠不孝之罪真萬死不足贖矣痛念吾祖世稱純德固宜多益壽算也乃復康強少恙而卒有此大變棄子孫去豈天道

之難諶抑命數之有定人定不可以勝之耶嗚呼吾祖  
生稟明哲端嚴正直歿必為神炯炯尊靈徘徊九天之  
上意固欲為孫一陟降之彷彿其音容嘆息也寂寂旌  
惟固有號盡氣血悲籲追呼而杳不可即矣其何以寫  
不孝鬱思之痛悔慕之衷也有肴在俎有酒盈爵率兒  
哭臨庶幾如在

祖考端肅公告文

癸卯

繫我葛氏代有隆德起家勩業實惟我祖以易學開科

忠誠柱國爰及祖母一德相成所謂貽謀垂祐者固無  
涯也昕祇承祖訓式勉後人朝夕懼典刑之或覆書香  
之不熾以為家門羞今歲癸卯曾孫如麟倖叨中式鄉  
試解額誠慚於先烈賢闕實闕自前麻竊念箕裘溯原  
水木敬卜吉辰率申展視惟神如在翩然下臨尚冀翼  
其聰明俾早成立以克繩我祖之武世芳庶亦有永哉  
牲肴敬陳黍醴惟馨賓親在列薦此明禋

祖母王夫人墓文

癸巳

嗚呼痛哉三日之前祖母此時尚能危坐啗奉梨果既而安然假寐神王氣和孫等竊妄以為疾瘳有日矣何為遽有此大變耶昨秋感泄泄愈感痢痢愈偶右手足不仁亦愈自謂神之佑之然元氣蓋已潛損矣今感此傷寒恙醫屢診脉謂真陽症他無雜邪可保無事胡卒而痰氣一升遂亟不可救藥耶嗟乎天乎今雖痛裂肝腸九天九地無從招復矣憶想祖母治家勤儉凡閭內政巨細必親日問外人飯者三家人飯者再即疾革時

猶問塾師學生已飲食否詢訓家事疊疊語漸入細不辨實惓惓有顧復不暇之意今而聲音杳隔其又誰我顧復也耶嗚呼傷哉祖母懿德所昏迷不能悉述如事舅姑以孝食必甘旨相吾祖以敬清約終身聯姻黨以仁周恤欲至亦不必細述若最人所難能有大造於吾家者五世同居十指翕然視各門如一室視孤姪如親子飲食衣服必欲平均箱笥不喜嚴局而其中亦原索然不喜為私畜六十年来撫摩長養弟姪暨女悉為婚

嫁完其田產蓋無不視之成立者至親曾孫元却嘗正色訓敦儉素肅裁以義無煦煦私見美衣食動恐折福今異居姪輩亦來同孫卧薪枕塊於樞次依依不忍去此自有以感之然而由今以往再欲此堂侍食奉觴更起為壽其將焉能耶嗚呼日月不居忽及歛期倘謂生稟有數則今乘化歸盡在祖母亦可謂生順歿寧斯等亦且奈之何哉獨計吾父生不能送母終知必歉然九原生有三孫曦既以強仕而亡皓尚未有子女斯之薄

宦歸來几異得事桑榆暮景少盡愛日之誠也曾幾何時弔者在戶即欲追而從之何由哉儼然儀容長號莫應崇肴醑酒洋洋質臨其幸鑒孫曾之苦悰哉

祖妣王夫人祖奠文

乙未

惟我祖妣棄子孫養于今有日矣塗殯在堂荏苒歲月雖以上待開壙之命下待堪輿之卜然而烏烏私情如生欲事實不忍忘顧復之恩而遽爾永別厝之郊原也然幽明世隔神道尚靜況天使既已賁臨承宣諭命禮

祭而穆卜塋期大夫庶罔不協吉敢不肅遵明命用  
襄大典嗚呼祖妣生與我祖同老歿與我祖同室此大  
義也衣冠出遊相將陟降前有享堂左有宗祠神之所  
之無非履順之地伏乞自厥明即厝之辰魄安幽宅神  
棲木主同吾祖以陰佑我子孫知神亦怡然其妥靈矣  
哉所慟不孝歸養報劉云晚風木不息歎然中念更兼  
孫子漸知孝思而無緣圖色養於生前也嗚呼痛哉靈  
輒既駕再日不留崇肴醑酒用寫心憂惟我祖妣娛靈



其歆顧之哉

叔祖光祿公奠文

嗟乎叔祖何為遂至此極耶前月來京旋復歸家聞家人亦有勸且徐行者矣匆匆復來冀補一命功名外物奚加於身奈何鬱鬱遂此沉淪賣志以歿也嗟乎痛哉棄世先日尚郊餞人歸來就榻更營歛賓而頃刻一時忽焉就化天耶人耶是不惟人莫可測想已亦莫知其故矣茫茫陰陽隔絕難語招之無由呼之不應緬思行

誼恍然眉宇奈何使人割此痛想釋此大惑而佞婉其  
詞以慰家人仰待之心耶思自予告迄今四歲優游里  
門不聞病疾驟來何為輒成古人豈造化故為此愚弄  
惟靳是一正寢使不得享令終耶不然年未踰艾氣非  
孱弱德足凝命心可永年何歿之卒而不能須臾待耶  
聞歿之前二日悚惕難眠何相會時曾不一語豈臧獲  
輦傳之者之妄耶嗟乎痛哉猶然舊形杳然無聲號泣  
彼天徬徨莫從嗟乎痛哉自今之日形亦就藏彷彿儀

容人之云亡嗟嗟有肴在俎有酒盈觴搖搖旌帷悽愴我  
旁痛哉

考妣告文

乙亥

蓋聞天之生物有開必先矧茲爵祿其所以受君寵而  
祇服事謂非先德之凝有以啟之不可也肆昕藐劣政  
事罔知叨受國恩一命早寄備員府幕既荷封章繼擢  
問丞忽幾考績揆厥本原孰非我考妣未享之福俾之  
代食其報也義訓佩而勿替簪組承以彌昌茲緣大父

榮歸得遂假送抵舍敬展墓道用誌松楸嗚呼天寵馳  
加謹有待於卜日孝享肅具敬先薦夫時歆惟神如在  
洋洋格思

叔考貢士公奠文

惟靈慷慨之心倜儻之行重乎義而踈乎財腴於言而  
畜於用貨殖弗工耕讀力勝蓋庶幾古之俊傑已然而  
踦蹶文場終歎一第視吾二叔祖雖稱克肖竟未軒冕  
亦不可謂無遺恨矣嗟嗟人生大較七十者稀年踰半

百不為非壽矧有子成立有名遠播將來福澤短於躬者應有以食其報也他何足計哉獨念吾家壬辰癸巳適不造三叔會逢其期說者謂屈於前者者當昌於後此又惟俟天之命耳瑤天丹旒肅指幽宅神人世隔薤露悽愴肉骨至情繫何增感有肴在俎有酒盈觴聊申祖奠異神質臨

仲弟檢討奠文

嗟嗟吾弟竟此已耶人生百年曾不能分其強半耶謂

仁者壽爾非能刻薄者但跡孝友溫恭不惑問言恩周族里慈逮臧獲至閭閻走卒愚婦皆稱為忠厚好心人亦庶幾稱仁者矣謂強壯者壽爾非弱植者追思廣顙豐頤偉然長軀讀書秘府至於夜分忘寢不謂強壯者耶而竟止此何也嗟嗟痛哉憶昔余之奉差而南也分手國門余以他席之促且關鍵欲下不能強留爾依依隨我步我言娓娓不能休悵然而別嗣後書來猶每舉以為恨余竊謂後會易圖此何必爾豈知當日即為永

訣時耶前有書來謂余僻好木石栽竹成趣為士大夫  
佳致是矣至謂使天假我以年得以供伯康杖屨醉月  
飛花豈不厚幸又謂弟之城園不避塵囂更欲別營菟  
裘以歸老余竊怪之詫之非祥語也今老不能待而若  
此而歸曾不及窺吾園墻前書真讖語露凶機矣豈鬼  
神使之下筆耶吾家五世不分人多義之弟曾舉為美  
談曩年畧分吾祖遺衣薪俸為出仕計耳乃自余庚寅  
歸家數有書來求析無已余真不測其故昨年纔將地

產通析爾但差人來受分單正疆界計斗斛數畜口  
以去耳曾幾何日祇再收穫竟不能親來一視倉囤孽  
息一享新造家緣耶嗟嗟痛哉有官不待遷有子不待  
立有家不待主人孰無死卒而且旅骨肉各天病死莫  
倚此或天之既定矣若人知爾榮於外而不知困於內  
知嶢嶢其身而不知憂戚於心茫茫難言吾與英靈相  
照相慘此則數之所遭矣夫何言哉若夫爾文已成章  
名託不朽皦然德行衆共稱之此則死生又不足計者



獨念吾與弟有九十老親月前猶憶爾轉官歸來共侍  
桑榆老景也而今乃爾老親痛心至廢食嗜臥吾將何  
以慰之孑然一子終鮮兄弟竊謂煦然愛之不勞慈成  
姑息方欲走書勸弟還當督教之及時而今視其呱呱  
而泣徒摧我心腸何忍言教又安得不姑息撫之乎冥  
冥中其何以相之佑之使之蚤成立也嗟嗟痛哉有肴  
在俎有酒盈觴鼎牲之外加以常對酌雜錯及弟舊所  
嗜食者藹然遺容空守匙箸而不見一舉也徒使痛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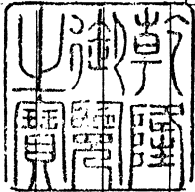
乎我心哉

除仲弟服告文

嗟嗟日月易邁吾弟辭人世而悠然長逝今不覺蓋周  
年矣夢寐遘會每悵悵猶搏俎常談越惟一次慘容相  
對欲有所控而竟不發曾不言及溘歸之故嗟嗟以弟  
之像之德祖父之積行皆不宜乃爾豈以乘化委順為  
常而諸不嬰心抑當為人諱有難於明言者耶今從俗  
暫爾塗殯以需如鳳之長成備禮舉事惟靈有以啟佑

之使之聰明日開以食未報之福若夫未成之家不妨再造但得鳳兒卓立向學吾病十年不侵兒冠婚時當并宅舍莊園一苟完花糧儲畜或猶依然可成一巨室也嗚呼作祟者今亦物化矣恣竊者今亦屏跡矣回雖不壽而永壽於人心古有是語自古及今祿位名壽俱全者一代可屈指幾人哉所感怡然四十餘年曾無目睨面謾而人誣其有相柄鑿田產之析弟尚有書辭之者而人誣其謂予寡薄以弟之賢忽聞此誹亦必有大

不安於心者又弟忽病予不能早知疾革勢無由永訣  
悵然心懷幽明弗異而卒然報服制之當竣也嗟嗟有  
限者服無已者心酌酒布肴奠真來格無亦九天之上  
九地之下其尚乘風忽歸以歆承予之祝哉



集玉山房稿卷十